

陳獨秀遺著

香港時報贈閱

陳獨秀的
最後見解

(論文和書信)

自由中國出版社叢書

存序31.597

297(2)

陳獨秀遺著

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

(論文和書信)

自由中國社出版部

2898665

民國卅八年六月初版
民國卅八年九月再版

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

(論文和書信)

▲每冊定價

(外埠酌加運費)



著者 陳獨秀

發行者 自由中國社出版部

地址：廣州文明路八號

印刷者 東昇印務局

香港大道東一六九號

電話：三零九四三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自由中國社叢書之二)

目錄

序言

胡適

給西流等的信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日
給西流等的信	一九四〇年四月廿四日
給連根的信	一九四〇年七月卅一日
給西流的信	一九四〇年九月
我的根本意見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廿八日
給 S 和 H 的信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九日
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日
再論世界大勢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
被壓迫民族之前途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
給 Y 的信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

序言

胡適

陳獨秀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獄的，他死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廿七日。最近我才得讀他的朋友們印行的「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一小冊，我覺得他的最後思想——特別是他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沉思熟慮了六七年」的結論，很值得我們大家仔細想想。

獨秀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寫信給他的朋友們，說：

「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獨立的思想，不牽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在此發表的言論，已向人廣泛的聲明過，只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對不怕孤立。」（給陳其昌等的信）

在那時候，人們往往還把他看作一個托洛斯基派的共產黨，但他自己在這信裏已明白宣告他「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主使」了。

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洲戰事爆發之後，中國共產黨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特別譯登列寧反對一九一四大戰的論文，天天宣傳此次戰爭是上次大戰的重演，同是帝國主義者的戰爭。中國托派的動向月刊也響應這種看法。獨秀很反對這樣抄襲老文章的論調，他堅決的主張：

「贊助希特勒，戰反對希特勒，事實上，理論上，都不能含糊兩可。反對希特勒，便不應同時打倒希特勒的敵人。否則所謂反對希特勒和阻止法西斯勝利，都是一句空話。」（一九四〇年三月二日給西流等的信）

他更明白的說：

「現在德俄兩國的國社主義（納粹主義）及格列烏（G.P.U.按即秘密政治警察）政治，是現代的宗教法庭。此時人類若要前進、必須首先打倒這個比中世紀的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國社主義與格別烏的政治。——」（同年四月廿四日給西流等的信）

這時候美國還沒有捲入大戰爭，但羅斯福對於英法兩國的同情與援助已很明顯了。獨秀在這時候毫不遲疑的宣布他盼望世界大戰的勝利屬於英法美。他說：

「此次若是德俄戰勝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於英法美，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同年給西流等的信，約在五六月之間）

他在這裡提出了一個理論：「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這個理論在一切共產黨的眼裡真是大逆不道的謬論。因為自從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以來，共產黨爲了擁護「無產階級獨裁」的事實，造成了一套理論，說英美西歐的民主政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是資本主義的副產品，不是大眾無產階級需要的民主。他們要打倒「資產階級的民主」、要重新建立「無產

階級的民主」。這是一切共產黨在那二十多年中記得爛熟的口頭禪。托洛斯基失敗之後雖然高喊着黨要民主，工會要民主，各級蘇維埃要民主，但他實在沒有澈底想過整個政治民主自由的問題，所以「托派」的共產黨也都承襲了二十年來共產黨攻擊「資產階級民主」的爛調。在這一重要問題上，列甯與托洛斯基與史大林，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是完全一致的，因為法西斯黨徒與納粹黨徒都抄襲了國際共產主義攻擊「資產階級民主」的老文章。

因此，獨秀要從資產階級民主「走向大眾的民主」的一句話，當時引起了他的朋友們「一致」的懷疑與抗議。這時候（一九四〇年七月）獨秀在病中，只能簡單的答復他們。他說：

「你們錯誤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真實價值，（自列甯，托洛斯基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當着這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是偽善，欺騙，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是：

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

無參政權不納稅；

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

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之自由；

工人有罷工權；

農民有耕種土地權；

思想，宗教自由，等等；

這都是大眾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紀以來大眾以鮮血鬥爭七百餘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

所謂「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和資產階級的民主祇是實施的範圍廣狹不同，並不是在內容上另有一套無產階級的民主。

十月（革命）以來，拿「無產階級的民主」這一個空洞的抽象名詞做武器，來打毀資產階級的實際民主，才至有今天的史大林統治的蘇聯。意、德還是跟着學話。現在你們又拿這一個空洞的名詞做武器，來爲希特勒攻打資產階級民主的英美。——」（一九四〇年七月卅一日給連根的信。

分段分行是我分的，爲的是要醒目。）

這個簡單的答復，是獨秀自己獨立思想的結論，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祇有他能大膽的指摘「自列寧，托洛斯基以下」均不會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真實價值」。只有他敢指出二十年（現在三十年了）來共產黨用來打擊民主政治的武器——「無產階級的民主」原來只是一個空洞的抽象名詞！

獨秀的最大覺悟是他承認「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條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權利，——都是大眾所需要的，並不是資產階級所獨霸而大眾所不需要的。這個「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

」，獨秀在這信裏列舉了七項。在同年九月給西流的長信裏，他兩次討論到這個問題：在第一處他列舉「民主之基本內容，無級和資級是一樣」的：

法院外無捕人殺人權，

政府反對黨派公開存在，

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權利等。

在同一信の後文，他做了一張對照表，如下：

(甲) 英美及戰敗前法國的民主制

(一) 議會選舉由各黨(政府反對黨也在內)……發布競選的政綱及演說以迎合選民的要求，因選民畢竟最後還有投票權。開會時有相當的討論爭辯。

(二) 無法院命令不得捕人殺人。

(三) 政府的反對黨甚至共產黨公開存在

(四) 思想，言論，出版，相當自由。

(五) 罷工本身非犯罪行為。

(乙) 俄德義的法西斯制(原注：蘇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師，故可為一類。)

(一) 蘇維埃或國會選舉均由政府黨指定。開會時只有舉手，沒有爭辯。

(二) 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殺人。

(三) 一國一黨，不容許別黨存在。

(四) 思想，言論，出版，絕對不自由。

(五) 絕對不許罷工，罷工是犯罪。

在這張表之後，獨秀說：

「每個康民尼斯特（適按：獨秀似不願用「共產黨」的名詞，故此處用譯音）看了這張表，還有臉咒罵資產階級的民主嗎？宗教式的迷信時代，應當早點過去，大家醒醒罷！今後的革命若仍舊認為「民主已經過時，無級政權只有獨裁，沒有民主」，那只有聽格別烏躑躅全人類！……」

這封給西流的長信是獨秀在病中「陸續寫了廿餘日才寫好」的，全文有五千字，其中有三千多字是討論「民主政治」的。我覺得這封信是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上希有的重要文獻，所以我要多介紹幾段。

獨秀說：

「關於第二個問題（即民主政治制度問題），我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始決定了今天的意見。」

這是他言己的引論，下文他的意見共分六段，我現在摘引我認為最精彩的幾段。他在這幾段裏，反覆陳說民主政治的重要，往往用俄國革命以來的政制歷史做例子。他說：

「如果不實現大眾民主，則所謂『大眾政權』或『無產階級獨裁』必然流為史太林式的極少數人的格別烏制。這是事勢所必然，並非史太林個人的心術特別壞些。」

這是很忠厚的評論。向來「托派」共產黨總要把蘇俄的一切罪惡都歸咎於史太林一個人。獨秀這時候

「已不隸屬任何黨派」了，所以他能透過黨派的成見，指出蘇聯的獨裁政制是一切黑暗與罪惡的原因。獨秀說：

「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達。試問史大林一切的罪惡，那一樣不是憑藉着蘇聯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的呢？」

獨秀自己加註釋道：

「這些違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創自史大林。」

他又說：

「若不恢復這些民主制，繼史大林而起的，誰也不免還是一個『專制魔王』。所以把蘇聯的一切壞事都歸罪於史大林，而不推源於蘇聯獨裁制之不良，彷彿只要去掉史大林，蘇聯樣樣都是好的，——這種迷信個人輕視制度的偏見，公平的政治家是不應該有的。蘇聯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後十年的苦經驗，應該使我們反省；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史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史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史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在十月（革命）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獨裁制。」

獨秀所主張應該恢復的民主制度，即是他屢次列舉的「民主政治之基本內容」。他在一九四〇年

十一月寫成「我的根本意見」一篇論文，又給這個基本內容作一個更簡括的敘述：

「民主主義是自從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與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根本意見第八條）

獨秀在這一年之內，前後四次列舉「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這是最後一次，他看的更透澈了，所以能用一句話綜括起來；民主政治只是一切公民，（有產的與無產的，政府黨與反對黨）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他更申說一句：

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

在這十三個字的短短一句話裏，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治與獨裁政制的基本區別就在這裏。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制度就是不容許反對黨派的自由。

因為獨秀「沉思熟慮了六七年」，認識了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所以他拋棄二十多年來共產黨詆毀民主政治的爛調，大膽的指出

「民主主義並非和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是不可分離的。」（根本意見第九條）

他又指出：

「近代民主制的內容，比希臘羅馬要豐富得多，實施的範圍也廣大得多。因為近代是資產階級當權時代，我們便稱之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其實此制不盡為資產階級所歡迎，而是幾千萬民衆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的。」（一九四〇年九月給西流的信）

他很感慨的出指，俄國十月革命以後「輕率的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是歷史上最可惋惜的一件大不幸。他說：

「科學，近代民主制，社會主義，乃是近代人類社會三大發明，至可寶貴。不幸十月「革命」以來，輕率的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內容被推翻了，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祇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一種門面語而已。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有國有大工業，軍隊，警察，法院，蘇維埃選舉法，這些利器在手，足夠鎮壓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獨裁來代替民主。獨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便會用之殺自己。列寧當時也會警覺到「民主是對於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認真採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警察，容許反對黨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自由等。托洛斯基直至獨裁者把利刃傷害到他自己，才想到黨與工會和各級蘇維埃要民主，要選舉自由，然而太晚了！其餘一班無知的布爾雪維克黨人，更加把獨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罵得比狗屎不如。這種荒謬的觀點，隨着十

月革命的權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個採用這個觀點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個便是希特勒，首倡獨裁制的本土——蘇聯，更是變本加厲，無惡不爲。從此崇拜獨裁的徒子徒孫普遍了全世界。：

……」（同上）

所以獨秀「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的主重結論是：

「應該毫無成見的領悟蘇俄二十年來的教訓，科學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計布爾雪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之價值，不能一切歸罪於史太林，例如無產階級政權之下民主制的問題。……：「無產階級民主」的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無產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並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劑，也祇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太林式的官僚政權。……：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祇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制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我的根本意見第七，八，九條）

x

x

x

以上是我摘抄的我的死友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制的見解。他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九日有給S和H的一封信，我引幾句作這篇介紹文字的結束：

弟自來立論，喜根據歷史及現時之事變發展，而不喜空談主義，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爲立論之前提。……近作「根本意見」，亦未涉及何種主義。第七條主張從新估計布爾雪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列甯，托洛斯基都包括在內）之價值，乃根據蘇俄二十餘年之教訓，非擬以馬克思主義爲尺度也。倘蘇俄立國的道理不差。（成敗不必計）即不合乎馬克思主義，又誰得而非之？「圈子」即是教派，「正統」等於中國宋儒所謂「道統」，此等素與弟口胃不合，故而見得孔教道理有不對處，便反對孔教；見得第三國際有不對處，便反對他；對第四國際，第五國際，第……國際，亦然。適之兄說弟是一個「終身反對派」，實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實迫我不得不如此也。……」

因爲他是一個「終身反對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對獨裁政治，所以他從苦痛的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 一九四九，四，十四夜，在太平洋船上

給西流等的信

第三國際過去反法西斯的口號並沒有錯，他錯在以不通的「人民陣綫」「反侵略陣綫」等口號，憑空做聯合布爾政府的夢，而不是組織國際普羅反法西斯的聯合陣綫，等到英法布爾政府和法西斯的希特勒政權開了火，牠們却一面實際站到希特勒方面，一面宣布反對帝國主義大戰，促使英法工人反對戰爭，法國共產黨四十餘人，因贊成對希特勒戰爭而被開除，這實際也是援助希特勒讓他對英法得到勝利。在滄出版的新華日報，大大譯載共列寧反對一九一四大戰的論文，天天高喊此次戰爭是上次大戰的重演，即雙方的帝國主義者都是爲了維護其奴役本國人民和掠奪殖民地而戰爭。動向月刊竟做了他們的應聲蟲，在這一理論上，我竟看不出中國托派與史派之區別。列寧對一九一四大戰的理論之正確，是由於他不肯抄襲馬恩對普法戰爭之現成的理論，而是自己腦子觀察分析當時帝國主義大戰的環境與特質；其口號之收效，是由於帝俄實際是戰敗國，而且俄國地大，德國對牠不能加以布列斯特和約以上的迫害，十月革命才得以保全。現在呢，我們也不應該抄襲列寧對一九一四大戰之現成的理論，也應該用自己的腦子觀察分析此次戰爭的環境與特質，一切理論與口號都有其時間性與空間性，是不能隨便抄襲的，對於像歐洲大戰這樣大的事變，不能觀察其活的環境與特質，而視爲歷史重演，以背誦一大篇過去大戰的經驗與理論了事，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乃是抄襲陳文的八股家啊！歷史

不會重演，錯誤是會重演的，有人曾把列寧對一九一四大戰的理論與口號應用於中日戰爭，而忘記了被壓迫民族反帝的特質，無論他唱如何左的高調，只能有助於日本；現在又有人把列寧當年的理論與口號應用於此次戰爭，而忽略了反法西斯的特質，無論他如何左的高調，只能有助於希特勒，英法雖不是被壓迫的普魯士，但希特勒却是橫行歐洲，拿破侖第三，而不是威廉第二；因此，不但在德國，即英法普羅政黨固不應該採用『保衛祖國』的口號，却應該採用『共同攻打法西斯的希特勒』的口號。今天的武器和交通都和以前大大不同了，英法的國內戰爭即令能够成功，倘在希特勒傾覆以前，革命新政權的命運決不能像簽訂布列斯特和約那樣幸免了！吾兄來信也說：『如果是法西斯勝利，人類將淪於浩劫，因此應盡力阻止法西斯的勝利。』這話對極了。但怎樣阻止法西斯勝利呢？我認爲只有希特勒對英法戰爭失利，和以前拿破侖第三戰敗一樣，引起國民革命，才能阻止法西斯勝利；若在英法取失敗主義，只有促成人類的浩劫，勝利的自然是希特勒，固然不是英法政府，也不是英法和德國的無產階級。若謂交戰的雙方都是帝國主義者，工人都應該反對，這完全犯了以前把希特勒和自朗甯同樣看待，把國社黨與社民黨同樣看待一樣的錯誤，這樣不分輕重皂白的錯誤，以前因此幫助了希特勒在國內成功，現在又會因此幫助希特勒在國際成功，普羅固然要準備明天，可是今天應做甚麼？今天已經在戰爭啊！贊助希特勒或反對希特勒，事實上，理論上都不能含糊兩可；反對希特勒，便不應同時打倒希特勒的敵人，否則所謂反對希特勒和阻止法西斯勝利，都是一句空話。尊意如何？尙望詳示。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日

給西流等的信

……前函意有未盡者，茲再陳之如下。弟有二信念：（一）在此次大戰結果之前，甚至戰後短時期中，大眾的民主革命無實現之可能。（二）現在德俄兩國的國社主義及格柏烏政治，意大利和日本是附從地位，是現代的宗教法庭，此時人類若要前進，必須首先打倒這個比中世紀的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國社主義與格柏烏政治，因此，一切鬥爭（反帝鬥爭也包含在內）比起這個鬥爭都屬於次要又次要地位，若是有害於這個鬥爭的鬥爭，更是反動的。我根據以上的見解，認為不但在英法美國內反對戰爭是反動的，即令印度獨立運動也是反對的。民族鬥爭一脫離了世界鬥爭的利益，便不能不是反動的；而且在事實上，印度一旦脫離了英國，必然轉入了日本或俄國統治，使希特勒對英取得決定的勝利，這不是反動是什麼？我這一意見，不但連根兄見之駭然，即兄等亦必認為宜慎重考慮，因為和我們腦中以前所學習的公式太衝突了。此信亦望轉寄連根兄一閱，並前函一併抄給×兄，那便更好。：

一九四零年四月廿四日

反國社主義及格柏烏政治的大鬥爭，不是由於民衆，而是由英法對德戰爭這一較好的形式，這是全世界革命的恥辱，若再空談高調，使國社主義者獲得勝利，那更是恥辱罪惡！又及

給連根的信

……你們的意見一致，我都見着了，不得不力疾簡單的復你數語：你們錯誤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真實價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當着只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是偽善，是欺騙，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是：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都是大眾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紀以來大眾以鮮血鬥爭七百餘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謂「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和資產階級的民主只是實施的範圍廣狹不同，並不是在內容上另有一無級的民主。十月以來，拿「無產階級的民主」這一空洞的抽象名詞做武器，來打毀資產階級的實際民主，才至有今天的史太林統治的蘇聯，意，德還是跟着學話。現在你們又拿這一空洞的名詞做武器，來為希特勒攻打資產階級民主的英美。第二：是不懂得法西斯和英法美帝國主義者階級作用不同，（帝國主義是金融寡頭結合中產階級，只能容忍無產階級的組織宣傳至某種限度；法西斯則是金融寡頭結合流氓無產階級及右派激進小資產階級，根本剷除無產階級組織與宣傳。）不懂得法西斯的經濟制度比起英美帝國主義來，是由日漸國際化的局面，回轉到國家化，自足自給的封建化，而認為只是簡單的政制不同。政制是有牠

階級的經濟的推動，不是憑空產生的。即以政制的表面而論，德意俄的格柏烏政制和英法美的議會政制，是小小的不同嗎？第三：是不懂得「中間鬥爭」的重要性，我們若一眼只望最後鬥爭，以為只有最後鬥爭才能够消滅法西斯及其復活，才能够解決問題，則中間鬥爭若反法西斯運動，罷工運動，國民會議運動，等等，都是無益之舉，只好靜候着最後鬥爭從天下降了。再加上第四：英法失敗後革命起來推翻整個資級統治之假定，這完全是幻想奇蹟。（參看與××的言）以上四種根由之總根由，還是：「對於實際的歷史事變發展閉起眼睛，一味玩弄抽象的公式。」自然科學的公式有時還可推翻，社會科學公式更脆弱得多，歷史是不會重演的，拿舊的公式當做萬應丸，永久演繹的用在現時日益變動複雜的事件上，自然牛頭不對馬嘴。

大戰開始以來，重慶的新華日報，大聲疾呼根據列寧在下次大戰的理論，指斥英法等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之虛偽，反對帝國主義間的戰爭，聲稱兩邊都是侵略的強盜；實際上詞句之間却暗暗左袒希特勒。我細讀你們的信，不但在思想上與死狗無二，即詞句亦多相同，近讀「破曉」一小冊，（破曉當然是根據托洛斯基的意見）竟放過法西斯，尊向英美攻擊，且為蘇聯征伐芬蘭辯護，像這樣為史太林希特勒做義務宣傳，態度還不明白嗎？還說什麼對兩邊都不左袒呢？「反對民主國的英美」，「不攻擊法四斯」，「擁護蘇聯」，這三個政綱合起來，第三第四國際在理應該合併了。如此你們以後再反對史太林，便是無政治原則的私人權位之爭了。除了史太林手中所掌握的軍警法庭等國家統治機關

，誰能尋着一個懸在空中的蘇聯來擁護呢？你們的意見若無望改變，和死狗妥協，只是時間問題。而且如果依照你們的希望（至少破曉的作者是如此），各民主國連美國也失敗了，托洛斯基便不能在墨西哥居住，那時不與死狗妥協，還有何出路！

.....

我現在提出兩個問題請兄答覆：

一九四〇年七月卅一日

（一）在納粹威脅之下的英法革命黨，是用反納粹口號能够集合力量，還是用反本國政府口號能够集合力量呢？

（二）假使現在德國內部一種民主勢力對納粹起國內戰爭，你們主張同時一齊打倒，還是聯合納粹打倒民主派呢？或是如意因的主張同時冷淡呢？

又白

給西流的信

西流兄左右：日前寄上一函，內附超麟兄來信，想已達覽，七月廿一日手示並守一兄的信已讀悉，因病不能早覆兄信，今猶如此。（此函陸續寫了廿餘日才寫好，精神不佳可想。）望勿多疑！

來函謂：「他對民主的了解，和對於世界的局勢過於樂觀，我覺得還不免一些穉氣」，我們所爭論的中心點，正是這兩種問題；（一）大戰失敗國有無革命。（二）應當保護民主。你既然認為他穉氣，（其實是反動）又說他沒有錯，即你自己也感覺得有點自相矛盾罷！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只能答覆一個否字，尤其在英美，在此點，資深和希之比我尤堅決的否定英法會有革命的局勢，其理由是；（一）各國的革命力量，已為史大林派掃除乾淨；（二）各國的資產階級有了一八七一一和一九一七的經驗，戰敗後甯肯把武裝全交給國外的敵人，免為國內的敵人所利用；（三）此時德國的武器和戰術及統治征服他的方法，均非一八七一一和一九一七可比，英法政府軍失敗後，民間一時決不能蒼頭特起；（四）德國尚未獲得世界霸權，一戰戰事可以了結，納粹失敗後，繼之者不會仍為法西斯政權，（此情勢恰與英法相反）屆時社民黨及其他自由派會抬頭，然此只能說有利於革命運動之開始，很難說希特勒大敗德國馬上便會的革命，以無革命政黨故，基於上述原因，以前我們相信的「帝國主義大戰後失敗國將引起革命」這一公式，完全被推翻了，只有迷信公式對歷

史事變發展引起眼睛的人們，才會做一九一七的夢，才會說這次大戰是上次大戰的重演。英法革命既無望，在英法取失敗主義，除了幫助希特勒勝利之外，還有什麼？歷史不會重演，人為的錯誤是會重演的，以前認爲白朗內閣和希特勒是一樣的，因此幫助納粹得了政權；現在又認爲納粹的德國和民主的英法是一樣的，又幫助希特勒征服了有民主傳統的法國，我還可以推論：「某人」仍舊輕視民主崇拜獨裁像守一所說：「人類不管好壞，總只得決擇於法西斯與社會主義這兩種獨裁之間」。換句話說只能決擇於德俄兩種政制之間；那麼，即使英法失敗引起了革命，也只有與世界更加黑暗墮落和希特勒勝利一樣，一個格柏烏的蘇俄已足够使人們窒息了，再加上幾個格別烏的法蘇英，你老兄能受得了麼？如此，則必須詳細討論第二個問題，即誠如守一所說：「我們中間主要不同意見，這是在於民主問題。」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始決定了自己的意見。（一）我認爲非大眾政權固然不能實現大眾民主；如果不實現大眾民主，則所謂大眾政權或無級獨裁，必然流爲史大林式的極少數人的格柏烏政制，這是事勢所必然，並非史大林個人的心算特別壞些。（二）我認爲：以大眾民主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是進步的；以德俄的獨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間接有意或無意的助成這一退步的人們，都是反動的，不管他口中說得如何左。（三）我認爲：民主不僅僅是一個抽象名詞，有牠的具體內容，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其內容大致相

同，只是實施的範圍有廣狹而已（見前函及後表）。（四）我認爲：民主之內容固然包含議會制度，而議會制度並不等於民主之全內容，許多年來，許多人，把民主和議會制度當做一件東西，排斥議會制度，同時便排斥民主，這正是蘇俄墮落之最大原因：議會制度會成爲過去，會成爲歷史殘影，民主則不然也，蘇維埃制若沒有民主內容，仍舊是一種形式民主的代議制，甚至像俄國的蘇維埃，比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議會還不如。（五）民主是自從古代希臘羅馬以至今天明天後天，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衆反抗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並非僅僅是某一特殊時代歷史現象，並非僅僅是過了時的一定時代中資產階級統治形式，如果說民主主義已經過了時，一去不復回了，同時便可以說政治及國家也已過了時即已經死亡了。如果說民主只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形式，無產階級的政權形式只有獨裁，不應該民主，則史大林所做一切罪惡都是應該的了，列甯所謂「民主是對於官僚制的抗毒素」，乃成了一句廢話。L T主張爲恢復蘇維埃，工會，及黨的民主而鬥爭，也是等於叫昨天回來，等於叫老百姓爲歷史的殘影流血。如果說無級民主與資級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瞭解民主之基本內容，（法院外無捕人殺人權，政府反對黨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權利等。）無級和資級是一樣的。如果說史大林的罪惡與無產階級獨裁制無關。即是說史大林的罪惡非由於十月以來蘇聯制度之違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內容，（這些違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創自史大林，）而是由於史大林的個人心術特別壞，這完全是唯心派的見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達，試問史大林一切罪惡

，那一樣不是憑藉着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的呢？若不恢復這些民主制，繼史大林而起的，誰也不免是一個「專制魔王」，所以把蘇聯的一切壞事，都歸罪於史大林，而不推源於蘇聯獨裁制之不良，彷彿只要去掉史大林，蘇聯樣樣都是好的，這種迷信個人輕視制度的偏見，公平的政治家是不應該有的。蘇聯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後十年的苦經驗，應該使我們反省。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史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史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史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在十月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獨裁制，如果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制已至其社會動力已經耗竭之時，不必為民主鬥爭，即等於說無產階級政權不需要民主，這一觀點將誤盡天下後世！（六）近代民主制的內容，比希臘羅馬要豐富得多，實施的範圍也廣大得多，因為近代是資產階級當權時代，我們便稱之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其實此制不盡為資產階級所歡迎，而是幾千萬民衆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的。科學，近代民主制，社會主義，乃是近代人類社會三大天才的發明，至可寶貴；不幸十月以來，輕率的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內容被推翻，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一種抵制資產階級民主的門面語而已。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有國有大工業，軍隊，警察，法院，蘇維埃選舉法，這些利器在手，足夠鎮壓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用不真拿獨裁來

代替民主，獨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便會用之殺自己，列寧當時也曾經警覺到「民主是對於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認真採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許反對黨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自由等，L T 直至獨裁這把利刃傷害到他自己，才想到黨，工會，和各級蘇維埃要民主，要選舉自由，然而太晚了！其餘一班無知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更加把獨裁制抬到天上去，把民主罵得比狗屎不如，這種荒謬的觀點，隨着十月革命的權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個採用這個觀點的便是墨索里尼，第二個便是希特勒，首倡獨裁制本土——蘇聯，更是變本加厲，無惡不為，從此崇拜獨裁的徒子徒孫遍了全世界，特別是歐洲，五大強國就有三個是獨裁。（所以東方需要民主，西方不需要民主，這種說法是不對的。）第一個是莫斯科，第二個是柏林，第三個是羅馬，這三個反動堡壘，把現代變成了新的中世紀，他們企圖把有思想的人類變成無思想的機器牛馬，隨着獨裁者的鞭子轉動，人類若無力推翻這三大反動堡壘，只有變成機器牛馬的命運。所以目前全世界的一切鬥爭，必須與推翻這三大反動堡壘連繫起來，才有意義，否則任何好聽的名詞，如無產階級革命，民族革命，都會無意的在客觀上幫助這三大反動堡壘鞏固及擴大勢力。如果我們認為目前推翻這三大反動堡壘為首要鬥爭，第一必須承認即英法美不徹底的民主制也有保護的價值；第二必須取消劉仁靜破產的理論，即：任何時期，任何事件，無產階級都不能與別的階級共同行動；這一理論，顯然在北伐戰爭中，在抗日戰爭中，都不能採用，在目前國際戰爭中也同樣不能採用，若採用這一理論，都只有反動作用

。昌兄說：「在戰爭進行中之現在，民主與法西斯之顯然限界已歸消失，或將歸消失」。這句話真莫名其妙！（一）在政制本身上，民主與法西斯絕對不同的限界永遠不會消失；（二）若說其限界是指英法美等民主國日漸法西斯化；即令真是如此，也絕對不能據此以爲我們應該歡迎獨裁反對民主的理由；（三）英法美將來法西斯化，是要靠第三國際第四國際幫助希特勒完全勝利；希特勒軍隊打到甚麼地方，當然法西斯化到什麼地方，否則英法美的民主傳統不是輕易可以推翻的，如果把戰時的內閣權力加強當做是法西斯化，這便不懂得法西斯究竟是甚麼；（四）若認爲現在的民主國和法西斯之顯然限界已歸消失，請睜開眼睛看看左列對照表：

（甲）英美及戰敗前法國的民主制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蘇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師，故可爲一類。）

（一）議會選舉由各黨（政府反對黨也在內）

（一）蘇維埃或國會選舉均由政府黨指定

壟斷其選舉區，而各黨仍須發布競選的

。開會時只有舉手，沒有爭辯。

政綱及演說：以迎合選民要求，因選民

畢竟最後還有投票權。開會時有相當的

討論爭辯。

（二）無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殺人。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殺人。

(三) 政府的反對黨派甚至共產黨公開存在。

(三) 一國一黨不客許別黨存在。

(四) 思想言論出版相當自由。

(四) 思想言論出版絕對不自由。

(五) 罷工本身非犯罪行為。

(五) 絕對不許罷工，罷工即是犯罪。

據這張表，二者的限界，在英美是幾時消失的呢？在法國是因何消失的呢？每個康民尼斯特看了這張表，還有臉罵罵資產階級的民主嗎？宗教式的迷信時代應當早點過去，大家醒醒罷！今後的革命若仍舊認為『民主已經過時，無絛政權只有獨裁，沒有民主』。那只有聽任格柏烏蹂躪全人類；並且即這種革命（？）亦無可能在英法失敗後發生，你們主張在英法取失敗主義的口號，到底是爲了誰呢？史太林派很巧妙的第一步以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口號，代替了反法西斯的口號；第二步便對英法美放冷箭以掩護法西斯；你們和他們取了同樣的步驟，你們的第二步驟，在破曉及守一與我函中充分表現出來了！守一等對大戰的見解，是由於估計蘇聯性質及民主態度出發的，我皆與之相反，而彼此却都是一貫的，惟有你老兄對大戰態度同意於守一等，對蘇聯與民主似乎還是和我接近，此真不可解。此函請抄給老趙及守一等。原函及前各函，均望寄還我，因爲打算將來印出來。昌兄信附上，此祝健康！

弟仲白 (一九四〇年九月)

我的根本意見

(一) 不會在任何時間，任何空間，都有革命局勢。最荒謬的是把反動的局勢，說成革命局勢；即是把統治階級戰勝後，開始走向穩定，說成是走向崩潰，把中間階級開始離開革命階級而徘徊動搖，說成開始離開統治階級而徘徊動搖，把革命階級打敗後的憤悶情緒，說成革命情緒之高漲。我們必須駁斥「人民愈窮愈革命」的胡說。「壓力愈大反動力也愈大」這一物理現象，雖然也可以應用於社會，而必以被壓迫者有足夠奮起的動力為條件。

(二) 無產階級的羣衆，不會在任何時間都傾向革命，尤其是大鬥爭遭到嚴重的失敗之後，或社會經濟大恐慌之時。

(三) 無產階級沒有適合於其社會條件的充份數量，沒有經濟的政治的組織，和別的於民沒有甚麼大的不同。特別是十餘年來蘇俄官僚統治的經驗，中日戰爭及此次帝國主義大戰的經驗，使我們不能把現時各國無產階級的力量估計過高，使我們不能輕率宣布「資本主義已到末日」，沒有震動全世界之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戰自然不是資本帝國主義之終結，而是牠發展到第二階段之開始，即是由多數帝國主義的國家；兼併成簡單的兩個對壘的帝國主義的集之間始。

(四) 應該嚴格區別小資產階級「集中」「統一」的武斷性，和無產階級「集中」「統一」的

自然性之間不同。

(五) 應該嚴格區別急進而虛矯的小資產階級份子和堅決而坦率的無產階級份子之間的不同。

(六) 現在並不是最後鬥爭時代，不但在落後國家，即在歐美先進國家，如果有人武斷的說：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已經沒有一點進步作用，已經完全走到反動的營壘，這只是種下了將來資產階級表現進步作滙時向之倉皇投降的後果。

(七) 應該毫無成見的領悟蘇俄二十餘年來的教訓，科學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計布爾雪維克的理謬及其領袖之價值，不能一切歸罪於史太林，例如無產階級政權之下民主制的問題。

(八) 民主主義是自從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的旗幟。「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九) 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是相成而非相反的東西。民主主義並非和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是不可分離的。無產政黨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並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甚麼社會主義，所謂「無產

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十) 此次國際大戰，自然是兩帝國主義的集團互爭全世界霸權的戰爭。所謂「爲民主自由戰而」自然是一種外衣；然不能因此便否認英美民主國尚有若干民主自由之存在。在那裡，在野黨，工會，罷工之存在，更現貨而非支票，除了納粹第五縱隊的爪牙，是不能用任何詭辯來否說的。我們更未聽到美國用納粹對待猶太人的辦法來對待孤立派。希特勒的納粹黨徒，則企圖以其統治德國的野蠻黑暗的辦法統治全世界，即是以比中世紀宗教法庭更野蠻黑暗的辦法統治全世界，使全世界只許有牠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不容任何異己之存在，並不容被征服的國家中土著納粹及各種各色的土著法西斯之存在。希特勒黨徒之勝利，將使全人類窒息，將使全人類由有思想腦神經有自由意志的人，變爲無思想腦神經無自由意志的牛馬器械；所以全世界各國中（德國當然也在內）有良心的進步份子，在此次大戰一開始以及現在與將來，都應該以「消滅希特勒的納粹黨徒」爲各民族共同進攻之總目標，其他一切鬥爭，只有對於這一總目標有正的作用而非負的作用，才有進步意義。因爲希特勒的納粹一勝利，甚麼社會主義，甚麼民主主義，甚麼民族解放，一切都無從談起。

(十一) 在此次帝國主義大戰中，對民主國方面採取失敗主義，採取以國內的革命戰爭代替實際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方畧，無論口裏說得如何左，事實上只有幫助納粹勝利，例如英國人自己的帝國

主義政府，若被革命推翻其時英國的海陸空軍勢必分裂削弱，革命的新政權，又決不能在短時期內生長成強大力量，來抵抗納粹軍隊侵入英倫，（若說「自己的帝國主義政府之失敗，無疑是較少禍害的」，那麼，現被納粹征服的捷克人法國人真是幸運！）忽畧了時間問題，真理會變成荒謬。人們有理由認為中日戰爭已因帝國主義大戰而變質；然不能因此便主張在中國採取失敗主義，重慶政府之毀滅，在今天，除了幫助德義日加速勝利外，不能有別的幻想。我們也以同樣理由，不主張在蘇聯採取失敗主義，雖然沒有事實使我們相信在人類自由之命運上史大林黨徒好過希特勒黨徒。

（十二）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說：革命之基礎準備，即羣衆結合，在有若干民主成份的政權之下，比在納粹極權統治之下，更爲艱難；也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說：納粹勝利比其失敗於德國革命運動更爲有利。納粹霸權在歐洲能支持好久，無人能夠爲牠算命，如果拿納粹勝利後必然崩潰，來做幫牠勝利的口實，這樣大的犧牲，這樣滑稽的戰畧，和以前在德國國內政變時，史大林宣布「讓希特勒上臺」，「他上臺不久，就要失敗」等說法，沒有兩樣。並且現在的歐洲，也和中國的戰國時代及歐洲近代初期一樣，在經濟發展上要求統一，因爲沒有革命的統一，納粹黨反動的統一，也有客觀條件使其能夠實現之可能。不過這種反動的統一，在經濟上不能夠動搖資本制度對於生產力之束縛（私有財產制）·像歐洲王權時期動搖封建制度對於生產力發展之束縛（農奴與行會），那樣的進步作用。在政治上毀滅民主制，回復到中世紀的黑暗，即使不很長久，也是人類可怕的災難和不可計算的損失。

(十三) 戰爭與革命，只有在趨向進步的國家，是生產力發達的結果，又轉而造成生產力發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國家，則反而使生產力更加削弱，使國民品格更加墮落——誇誕，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軍事獨裁化。

(十四) 國際戰爭，只有在兩方武器和軍事技術相等的國家，才能把人數，民氣，和作戰精神，看做是決定勝負的因素；即在國內戰爭，十九世紀新武器之發明，使恩格斯不得不重新估計巷戰之價值；二十世紀新武器新戰術之發明，將不得不更加減少民衆暴動與巷戰之可能性，如果統治營壘內部不崩裂。

(十五) 帝國主義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為存在條件，猶之資本制以私有財產為存在條件。我們不能幻想資本統治不崩潰可以取消私有財產制，同時也不能幻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獨立戰爭。不和帝國主義國家（宗主國及宗主國的敵對國家）中的社會革命結合起來，會得到勝利。在今天——英美和德國兩大帝國主義互爭全世界奴隸統治權的今天，孤立的民族戰爭，無論由何階級領導，不是完全失敗，便是更換主人，或者還是更換一個更兇惡的主人；即使更換一個較開明的奴役主人，較有利於自己的政治經濟之發展，而根本不能改變原來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奴役地位。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給S和H的信

H S二先生：

與H先生別三年矣，與S先生更廿餘年不見了。回憶北京之遊，真不勝慨歎！

頃見二位與Y兄書，於弟近作有所示教，感謝之至。弟自來立論，喜根據歷史及現時之事變發展，而不喜空談主義，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爲立論之前提，此種「聖言量」的辦法，乃宗教之武器，非科學之武器也。

近作根本意見，亦未涉及何種主義，第七條主張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現論及其領袖（列寧托洛斯基都包含在內）之價值，乃根據蘇俄二十餘年的教訓，非擬以馬克思主義爲尺度也。倘蘇俄立國的道理不差，（成敗不必計）即不合乎馬克思主義又誰得而非之。「圈子」即是「教派」。「正統」等於中國宋儒所謂「道統」，此等素與弟口胃不合，故而見得孔教道理有不對處，便反對孔教，見得第三國際道理有不對處，便反對他，對第四國際，第五國際，第……國際亦然。適之兄說弟是一個「終身的反對派」，實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實迫我不得不如此也。譬喻吃肉，只要味道好，不問其售自何家，倘若味道不好，因其爲陸稿荐出品而嗜之，是迷信也，倘若味道好，因其陸稿荐出品棄之，則此亦成見也；迷信與成見，均經不起事變之試驗及時間之淘汰，弟兩不取之。紙短誦長，不

盡萬一，惟弟探討真理之總態度，當以此得爲二先生所瞭解也。

倘有新作，自當奉上乞教，弟所欲言甚多，惟病體不能多寫作，即寫出，雖油印亦不易辦到也。
此祝

健康

弟獨秀 一月十九日（一九四一年）

戰後世界大勢之輪

歷史決不會重演，此次大戰已使世界各方面發生巨大變化，或已發生巨大變化之萌芽，拿過去理論公式的表格來填寫將來的事變之發展，簡直不中用了。

此次大戰不外三種結果：一是英美和德日不分勝負而議和；二是勝利屬於英美；三是勝利屬於德日。第一種結束之可能最少，我們似不必加以推測，第二種和第三種可能以何者最大呢？以現狀觀之，自然以德日佔優勝，開戰已兩年多了，又因得到蘇聯出來撐持，英國全然休息了半年，此時以全力仍不能望住德國在北非洲之少數部隊，若說牠能够於最近的將來戰勝德國的大軍，這是很難想像的事。若認為英國在各戰場之失敗，都由於陸空軍之寡不敵衆，再過一年或至一年半，英美軍器生產大擴充之後，戰局便會轉變；惟現時雖有人發出「全面改廠」的呼聲，而鑑於過去直至現在，政府官吏之因循誤國以及工廠主只顧私人的利益，將來軍器生產之競賽，英美能否勝過路國本土及其可能利用之隣邦，確實太成問題。即假定將來可以勝過，又有何神祕能够使希勒及其伙伴，在此一年甚至一年半以內，按兵不動，靜候着英美擴充軍備呢？德國的內部危機，誠然大過英美，然在對外戰疲或潰敗前未必爆發。德國唯一的弱點是缺乏煤油，這也只是她在始終無力奪取高加索或伊朗的條件之下不能夠支持長期戰爭的因特。基於各種情勢，德國利於速戰速決，英美則利於持久戰，雙方都以爭取時間爲

第一要着；所以迫在目前之德國的春季攻勢，無論發生在地中海或歐俄大陸，馬爾他，直布羅陀，蘇彝士以至新架坡，這一戰綫之勝敗，或莫斯科，高加索，伊朗，伊利克，敘利亞以至新加坡，這一戰綫之勝敗，都可說是決定此次大戰全局勝敗之最大關鍵，這一戰綫之勝利若屬於德義日，英美是不能够長久支持下去的，自古至今，單是地大人衆物博，並不是決定勝利的重要條件。

倘勝利屬於英美，德意日都完了，英美在和會中，或國際善後會議中，便開始形成對立的局面，戰後英國收拾歐洲，北非洲，近東以至中東，已非易事，一時決無力量及於遠東，遠東以至南洋澳洲，自然會屬於美國的勢力範圍，那時蘇俄將是兩方面拉攏的奇貨，英美的命運乃決定於下次大戰。

勝利倘屬於希特勒，英國便完了，美國也只得暫時劃兩洋以自保。希特勒雖勝利，他的槍口仍然要向着西方，自烏拉山伊蘭印度以東，則非他的軍事力量直接所能及，那時無論美日是否成立和議，日本將是美德兩方面拉攏的奇貨。美國固未必繼續對日戰爭，希特勒在未征服美國以前，他也不會爲了遠東問題開罪日本，逼迫他所倚重的同盟者轉向美國，自斷其兩洋夾攻美國之右脅，希特勒知道英國在遠東的勢力消滅後，他若威脅日本，日本有獲得美國退出遠東的條件而和美國協助之可能。美德的命運乃決定於下次大戰。

世界還會有幾次大戰，我們還不能知道，所能知道的只是在戰爭的因未除去以前，戰爭的果是不能免的，並且勝利若屬於德國，下次戰爭必然來得更快。美德間固然雖無所謂和議，而實際戰鬥並必

告一段落，德國固然需要一停戰時期，建立他的新秩序以收勝利之果，更需要補充足夠渡美的戰艦及運輸艦之時間，然一過此時期，德國對美戰爭便會從南美洲開始。本來每次國際大戰都不過是前次大戰之繼續延長，我們切不可爲「永保和平」「民族自決」「民族平等」「資本制度消滅」，如此等等好聽的宣傳所眩惑，夢想戰後這些都會實現。

歐美人想就資本制度加以改良的企圖，不自今日始；然而其給果乃是在股份公司，合作社的旁邊，巍然起來了脫拉斯；在勞動立法普遍了半個世界之後，所謂「社會主義國家」還得恢復計件工資。改良制度既非易事，消滅資本制度更不能够如人們所想像的那樣輕鬆。此次大戰後，不但英美，就是在德意的世界裏，他必然企圖改良資本制度，以適應他們的統治，希特勒一向非難資本主義，這並不能够欺騙任何人，只是他和他自己開玩笑。他們改良的企圖，不外拿關稅協定甚至經濟同盟，來減輕各集團圈內的關稅壁壘；拿物物交易來減輕各集團圈內的貨幣作用；拿產業國有化，來代替某些私人的企業。各集團圈內關稅壁壘即能減輕，對於另一集團圈的關稅壁壘勢必還要加強；物物交易的辦法，不但不能全部施行，即其所能夠交易的，仍舊以貨幣計算，仍舊以商品交易，而非分工互助，某種產業國有，已經是前世紀所有的事，全部國有化，即實行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理論上好似說得通，而事實上必不可能。佔有生產工具的大集團，不經過革命的沒收，而自願的把私有財產貢獻給國家，這是不可想像的事。如果有人幻想能有一個超然政府來和平的沒收。這一所謂「超然政府」，上午

企圖沒收別人的企業，他的政府下午即被別人沒收了。所以以上三種改良企圖，決不能動搖資本制度的基礎。資本制度這種東西，一旦開始發生，利與弊都勢必順着她自身發展的邏輯逐日增長，一切改良方法既不能動搖其基礎，節制之，更只有使整個的社會經濟趨於衰落，欲只得其利而免其弊的如意算盤，是不會成功的。私有財產制和商品生產制，是資本制度之基礎，亦即其弊害之根源。這一生產制，其目的是為擁有生產工具者出賣商品，增加其私有財富而生產，不是為直接供給一切人民食品而生產；其生產力愈益發展，依供求律愈益失去生產力與購買力之均衡，因之，而生產過剩，而物價低落，而工廠倒閉，而工人失業，而形成經濟恐慌；經過一時期，因生產力削弱而恢復原狀，後又因生產力比以前更加強而走向更大的恐慌，如此循環而構成恐慌之週期律。自來救濟生產過剩之策有二：一是自動的減少生產量甚至毀壞生產品這一愚蠢可笑的辦法；一是爭奪殖民地及國外市場走向戰爭這一瘋狂可怖的辦法。為了必須把國內生產過剩的商品向國外市場推銷，還必須阻止國外商品侵入國內市場，就不得不加高關稅壁壘，擴張軍備，準備戰爭，以至實行戰爭。這一串因果相聯的現象，都是現在國家當局所必須採用的步驟。因為他們既不能消滅資本制度，便只得讓資本制度牽着鼻子走，否則只有失敗，這本是事實之必然，決不是甚麼思想，什麼良心所能使之改變的。在全世界幾個強入國家必須爭奪市場，必須準備戰爭，必須實行戰爭的時代，大家盡力擴大其勢力範圍，他們彼此擠得水洩不通，怎樣談得上民族自決，民族解放呢？上次大戰之終了，威爾遜的十四條，未嘗不轟動全球

，而隨即銷聲匿跡者，並非路易喬治和克利蒙梭欺騙了威爾遜，乃是威爾遜欺騙了他自己，並且這一欺騙，亡了法國，害了英國和美國對日本喪失了強國的體面。此次大戰後，誰還要在資本制度世界標榜和平主義的幻想，在下次大戰中，誰就是失敗者。

此次大戰後，無論勝利屬於何方，帝國主義的統治都仍舊不變嗎？資本制度存在一天，由牠所自然產生的帝國主義，當然不能自動的根本放棄，但統治的形式必然有所改變，即是：由民族化到國際集團化這一形式的改變；這一改變並非帝國主義制度之終結，而牠反走向擴大與加強。今後不但十九世紀以前的民族國家運動已隨着帝國主義發生而沒落，即二十世紀初期的七八個帝國主義列強之對立也要完結。德意日都是由民族國家進而爲帝國主義國家之較幼者，日本是最後一個，全世界殖民地及落後國的市場都已爲他人捷足先得，這就是他不得不冒着危險，瘋狂的以戰爭來改變帝國主義世界舊秩序之唯一的原因。戰爭的結果，真正完全獨立不受他人支配者，只能有兩個領導國之對立，美德之對立，或英美之對立，其他國家民族，都不得不在同盟或全面合作等名義之下，分別隸屬於這兩個領導國所領導的集團圈之內。日本和蘇俄，當然都有各自領導其集團圈之野心，然而生產力終於要決定他們的命運。其他殖民地及落後國，若企圖由民族鬥爭而產生新的獨立國家，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各集團圈內，依國力之強弱，其地位畧分四等，第一等是較有面子的所謂「同盟國」，例如日本之於德國，蘇俄之於英美；第二等是半殖民地，例如意大利之於德國，荷蘭法比之於英美，雖然有

一個自己的政府，政治尤其是經濟，都多少要受領導國支配；第三等國是被保護國，例如法比之於德國，丹麥意大利之於英國，菲律賓之於美國，雖然有一個自己的政府，而不能有獨立之外交；第四等是殖民地，連自治政府也沒有，統治權操諸領導國總督之手。比殖民地更次一等，自來是沒有的，有之便是種族日漸消滅之美洲澳洲的土人。各集團圈內的國家民族地位雖高低不同，而有一共同點，即是他們的政治及經濟制度都必得或多或少的按着領導國的模樣改造，根本相反的制度是不能够存在的；德國所領導的集團圈內，多少都要按着納粹制度改造；英美所領導的集團圈內，多少也要按着民主制度進行，社會主義制度呢？這要靠領導國的革命成功才能實現，才能够影響整個集團圈，依俄國革命的經驗，帝國主義世界中最弱的一環之破碎，終於不能够使他全部瓦解。至於現在的蘇俄，不但牠的生產力不能勝任領導國，她自身早已離開社會主義了。

有些歡喜做夢的人，當此次大戰一開始，便夢想弱小民族獨立的機會到了；其實亞洲的殖民地，一脫離英美便入了日本的掌握；非洲的殖民地一脫離英國便入了德義的掌握。有人甚至夢想戰爭會引起的社會主義革命就快到來；不幸事實幻滅了他們的美夢，已經不勝悲哀；如果再覺着今後連民族鬥爭都會受到限制，並且納粹黨會支配半個地球，他們將感覺着由歡喜的天國墜落到悲哀的深淵，將感覺着命定的要走下坡路了，其實人類進化史，牠始終很冷靜的走着牠前進的道路，此時牠並未意圖走向天國，也不是走向毀滅墜落深淵，對於人們自己由虛幻的希望歡喜而來之失望悲哀，牠不負任何責

任。此次大戰，即使不幸得很勝利果然屬於納粹，牠竟至支配了半個地球，這佔人類半數的人民，在政治上將受到整個時期窒息的大災難，而在這經濟和英美勝利一樣，固然不能動搖資本制度對於生產力之束縛，而資本制度的範疇以內會有一大進步，例如由幣制統一，減輕關稅壁壘，物資集中等等，漸次減少世界上許多小的經濟單位，除去一部份經濟發展之障礙，將比戰前的社會生產力要突飛猛進，這是在客觀上為將來的社會主義世界開闢寬廣的道路，加強物資的基礎，這本是資本主義在罪惡中產生進步的慣例，只有眼光狹隘的教派之人，才見不出這一遠景。人類歷史也和地球一樣，無論在光明的白晝或黑暗的深夜都是進行不息的。

正經的說來，認真的民族解放，只能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時實現：在資本帝國主義世界裏，落後國家及弱小民族之「民族自決」「民族解放」，本是一種幻想，何況在兩派帝國主義的主腦，爭着以戰爭狀況裏脅全世界落後國家及弱小民族的今天，民生鬥爭會受到限制。這句話，只有歡喜幻想的人聽着才覺得驚異，如果從全世界經濟由統一而進步的觀點看來，民族鬥爭受到限制，不一定完全是很壞的事。無論是全世界或一個國家以內，沒有革命的統一，反革命的統一也有進步的意義。例如吳佩孚的統一比軍閥割據好，劉湘的統一比防區時代好。並且民族鬥爭會受到限制這句話，並不是說被人領導的民族將馴羊似的一無所作爲，只是今後的民族鬥爭會受到一定的限制，並且有此警覺才能夠開始實行有效的步驟：（一）努力於自己的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工業之進展，以增高在集

團圈內之地位，現在已經不是李鴻章時代，不應仍做富國強兵一躍而爲十八十九世紀式民族獨立國家及二十世紀式世界頭等國的好夢；（二）創造自己的實力（工業及民族的組織），以準備與領導國內革命相應和的鬥爭，以達到自己的民族的真正解放與進步，不應幻想關起門來，在一個國家內以一個民族的力量，能够排除帝國主義的勢力，以實現民族資本主義的國家之獨立；（三）對於國外鬥爭，無論是對於軸心國或非軸心國之鬥爭均應從民主主義出發，不應從民族主義出發，因爲專制的德義日三國之攜手橫行，已衝破了各個民族之最後鐵絲網，這已經不是某一民族的問題，而是全人類的民主自由存亡問題，若仍舊由民族立場出發而鬥爭，印度眼前的敵人便是英國，中國將來也要再來一次抗美戰爭；（四）我們應該盡力反抗帝國主義危及我們民族生存的侵畧，而不應該拒絕牠的文化。拒絕外來文化的保守傾向，每每使自己民族的文化山停滯而走向衰落。中國文化誠然有牠的優點，惟如果煊染過當，便會使之高踞在形式上的地位，俯視一切，形成偏僻的發展，竟把民生國防所依賴而應該特別重視的物質文明，排除在文化以外，還有人竟把中國歷史上民族的光榮，印刷與火藥之發明，也排除在文化以外，把文化縮小在文藝圈子裏，這樣誤解文化的結果，遂在此次抗日戰爭中，發生了萬分不應該發生的兩件事；一是把口裏哼詩詞手裏耍筆桿，應該稱爲「文人」的，無端改稱爲「文化人」，這和日本稱中國爲「文字國」同樣是對中國文化之諷刺；一是繼續義和拳符咒能够抵擋槍砲的思想，企圖用標語口號歌詠來抵擋飛機大砲坦克車，這便是中國文化畸形發展之末路；張之洞「

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已經害了我們半個世紀沒有長進，我們不要高唱「本位文化」「東方文化」再來害後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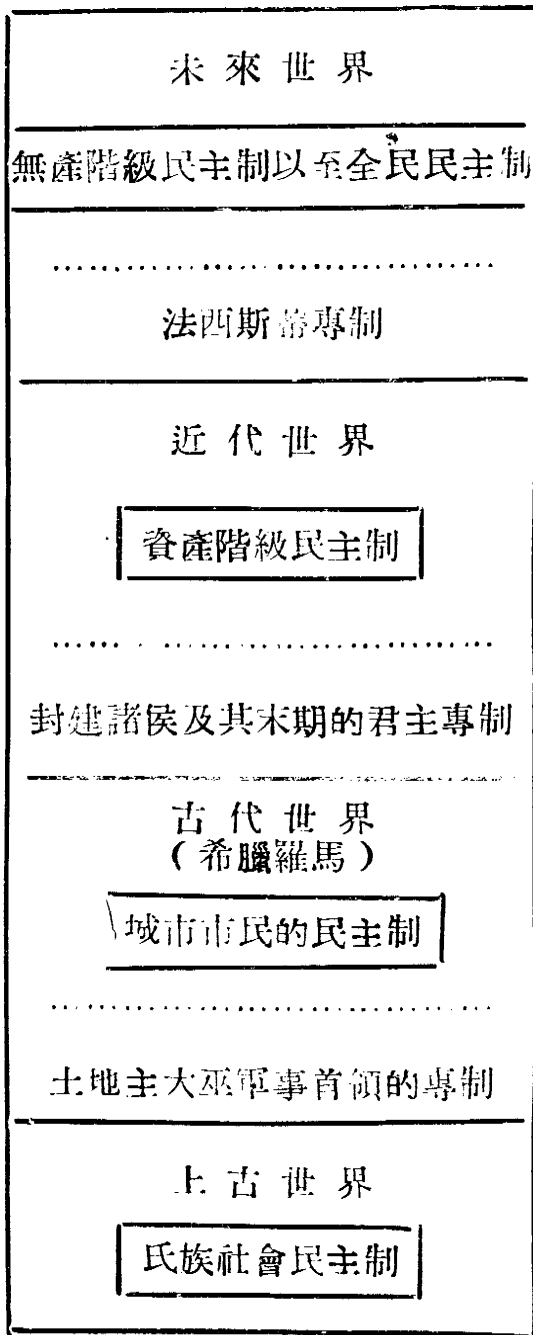
或者有人認爲此次大戰是軸心和非軸心兩派帝國主義各自擴大其勢力圈之鬥爭，非民族解放之鬥爭，弱小民族之參加毫無意義。這一見解是由於他們不明白民族解放自然不能夠依賴帝國主義幫助而成功，也不是弱小民族自己力量可以解決的問題；而且「中立」這一名詞，現在戰爭史上將不會再見了。緬甸人如果說：甯可和認識的魔鬼結交，而不能和不認識的大使來往；我們應該告訴他們；我們並不知道現世界有甚麼天使，只知道你們所謂認識的魔鬼，比你們不認識的魔鬼，還要兇惡十倍！中國如果有人說：幫美國打日本，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我們應該告訴他：美國勝利了，我們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貪污，有可能恢復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勝利屬於德義日，我們必然淪陷爲殖民地，連南京的傀儡政府不久都會滾蛋！

以上的說話，或者有人認爲是低調，那只好讓將來的事實教訓他。

（一九四二）三十一年二月十日

再論世界大戰

有人說我在「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一文中所估計的國際形勢，將來只有帝國主義的天下，這未免太悲觀了。我以爲評量客觀上的估計只應問其現實性如何，不必論其是否悲觀。現世界自前世紀之末以來，金融資本即已衝破了民族界限，帝國主義的天下已經成爲事實，不如此便不成其爲帝國主義。這並不是將來的問題，將來不過是七八個帝國主義國家再火併爲兩個帝國主義集團而已。一天沒有振動全世界的大革命之干涉，這種狀況仍要繼續下去，而且會發展到比我們所估計的或者還要壞些，即是：此次大戰如果勝利屬於希特勒，英國固然完了，羅斯福也或至倒臺，美洲的希特勒將起而代之，下次的世界大戰亦即德美戰爭，將不是民主與納粹之鬥爭，而是兩派法西斯蒂集團之火併；如此則會真如羅斯福所說，民主自由將喪失數百年才能恢復；如此則人類進化史將走入如左表的道路：



照右表，則將來法西斯蒂專制會和以前的專制一樣，普遍的發展，而且形成歷史上一整個時段，亦即每個時代民主制向前發展之先，都經過一專制黑暗時期；如果人們躺在幻想和樂觀的安樂椅上，聽任納粹存在發展，我們沒有理由否認這一黑暗的時期到來之可能。

客觀上的估計和主觀上的努力雖然不能相差很遠，而也不一定都走同一方向，譬如：我們估計此次戰爭德日勝利的可能較大，這不能阻止我們主張在勝負尚未決定之前，力助英美獲得最後勝利；同時也不能因為應該力爭民主同盟方面之勝利，遂盲目認為軸心國家只有失敗。我們可以追求理想，而不可追來遠離事實的幻想；只可認清非絕對不可能的理想，堅苦的前進，那怕較為遼遠，却不可拿樂觀的幻想以自慰。與其以樂觀的估計構成海市蜃樓來自己安慰自己，以至鬆懈了事前的戒備；不如拿可能的悲觀的估計，以警策自己，以喚起別人，加緊事前之努力。如其閉着眼睛否認將來會只有帝國主義的天下；不如睜開眼睛，看清可悲的趨勢，承認將來還有法西斯蒂的帝國主義專制會普遍發展而形成歷史上一整個時期之危險，因此加緊主觀上之努力，在此次大戰中，澈底擊潰希特勒及其伙伴的勢力，而加以嚴厲的懲戒，以民主自由的巨大潮流，淹沒法西斯蒂的思想，使之不能在戰後勝利的國家內，以別種形式而復蘇，而蔓延，使人類近代的進化史，走向另一道路，即不經過整個黑暗時期的法西斯蒂專制，而由資產階級民主制，直接走到未來世界更擴大的民主制；即令不可能，也要用「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影響下一代的青年，繼續努力縮短將來的法西斯蒂黑暗時期，至可能的極限

。我們可能追求的理想如此而已；若希望在此次大戰中，轉帝國主義戰爭爲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戰爭，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實的幻想了。這即是我所以不顧舊日同路人的譏評，而始終贊成聯合英美向納粹進攻之理由，最壞的是以客觀上樂觀的估計，來代替主觀上的努力；假使在此次大戰之前，張伯倫，伏羅西諾夫和諾克斯，不取輕浮的樂觀態度，把敵人看得不值一擊，而很慎重的以充分的軍事準備，替代大言壯語，此時戰局形勢當然要好的多；因爲現時的敵人，不像清朝的總理衙門可爲外國人的大言壯語所嚇倒，也不會爲口頭宣佈的軍備擴充案或軍火生產激增的數字所欺騙，山恐嚇欺騙而得到勝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三月十六日李維諾夫在紐約經濟俱樂部聚餐會演說中，有幾句話說得很對：「余信時間之因素，爲作戰雙方所均不可恃之詭詐盟友，吾人一方面從事持久之戰爭，另一方面準備軍需品與後備力至於超過數人之程度，固爲得計；但此種計劃，必須敵方保證在該期間內無所事事，方克有濟。但君等均悉吾人之敵方必不如是，彼等必將利用其現有之成功，繼續推進，繼續佔領土地，囊括原料之新來源地，奴化百千萬人民，甚至獲取新興國，敵方所獲之此項利益，其結果勢必較之我方在此種單方面停戰狀態下所獲得之軍備上優勢，超過我方之成就而有餘。」「吾人苟竟與吾人無戰敗可能一類泛泛之論，互相告慰，則吾人之距離勝利之實際途徑，亦必愈遠，此爲吾人所常引以爲懼者也。」這即是對於美國人以及所有同盟國的人「最後勝利天然必屬於我」，「德意日只有失敗。」這等輕浮的樂觀，加

以痛切的砭針。既往不咎了，時機不容我們一再放過，今後要想獲得最後勝利，必須痛戒輕浮的樂觀，我們試將哈里法克斯（此人是敦刻爾克戰役後英國輿論所指摘的張伯倫內閣中誤國罪人之一。）在紐約經濟俱樂部樂觀的演說，和同時李維諾夫的說話（見上）對照一下，我們更應該根絕樂觀態度，把他看作敵人，而嚴肅的注意下列幾件事以代替樂觀：

（一）英美兩國必須對俄國不懷疑忌之心，而以大部份力量協同俄國軍隊保住莫斯科，不可再像李維諾夫所指摘『把配備良好的軍隊放在沒有戰爭的地方』；也不可相信某些人的胡吹，俄國在戰爭中已證明他的實力超過了英美，她可以擊潰希特勒；更不可認為保住莫斯科只有利於俄國。軍器生產之增加，是同盟國最後勝利之保證，而軍器生產需要時間，哈里法克斯很樂觀的說：『美國尚具有軍事上與工業上之潛在力量。』他忘記了我們不能用魔術使那些潛在力量很快的變成軍器，希特勒把春季攻勢推延到夏季，大約他的進攻目標還是莫斯科，只有保住莫斯科至一年，或是一年半，使希特勒無法抽調大軍南下，美國和英國才能有够用的時間，增加軍器生產至超過敵人的程度；否則一旦莫斯科陷落，俄國軍隊精銳潰喪，這正中希特勒各個擊破的計劃，乘戰勝之感，移軍南下高加索，伊朗，伊拉克，和日本會師蘇伊士，以封鎖地中海，此時英美軍器生產之增加尙未成就，而大勢已去矣！

（二）增加軍器生產，不是空喊所能收效的，求與敵人的軍器不但相等，還要超過，現有的軍

器製造廠當然不够用，建設新廠時間來不及，唯一的辦法只有「強迫改廠」，即是盡可能的將別種工廠改造軍器。沒會超過敵人的軍器，即沒有最後勝利。說到這裏，恐怕又有人反對，說這是「唯武器論」。其實人類自發明石矢以來，戰爭的勝利即日漸依賴武器，到了現代，幾乎可以說戰爭是武器的競賽，法國在綏丹，英軍在敦刻爾克以及馬來新加坡之英勇的慘敗，都證明了這一真理；反對唯武器論者，他們自己向美國要求坦克車和飛機的呼聲，也並不弱於別人，其自身也證實了這一真理。

(三) 以過去國際聯盟的經驗，要得到戰爭的勝利，要得到戰後的集團安全，都須要組織有領導有相當強制力的經濟及軍事之國際集團，由民族化趨向國際集體化，這不獨是今後勢之所不免，而且是人類進步的要求，要求——我們應以力爭民主集團代替法西斯蒂——走向世界聯邦的過渡。至如尼赫魯所主張之除開英美的亞洲集團，說起來根漂亮，其實這樣只有使亞洲落後延長，而且這和緬甸人「甯可和認識的魔鬼結交」的說法，同樣是一種人種的偏見，同樣會替日本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張目，我們必須排斥這一有害的幻想！在唯力的現世界，離開英美和德義日這兩大帝國主義集團而蒼頭特起，這不是幻想，便是欺騙。尼赫魯亞洲獨立的主張，和蘇巴斯鮑斯印度民族獨立的呼號，雖然動機不同，訓結果都只會幫助德國和日本。

(四) 我們既然參加了民主國家兵工廠的美國所領導之反納粹戰爭，我們既然參加了為保護世界民主自由戰爭的同盟國集團，自然應該以民主自由為國人之中思想使全國人同其視綫同其標的以

集中戰鬥意志；即令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落後，又加以歷史傳統，而且在戰爭中，民主自由制一時不易達到理想程度；這自然時事實，爲而起碼也必須表示趨向民主自由這條道路的決心，不應該像有些人根本反對民主自由，痛罵民主自由是陳詞腐調，指摘主張民主自由的人是時代錯誤；或者客氣一點，拿中國的特殊所謂「民主自由」，來抵制世界各民主國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則；他們的共同意見是民主自由已不適用於現代國家，他們所謂現代國家，無可爭辯的是德義日，或者還包含着俄國、而當然不是英美。這樣，是否會使全國進步份子不明白我們抗日戰爭擴大爲反德意日戰爭到底是爲了甚？是否會使全國戰鬥意志分散；是否會幫助敵人譏笑美國「拿民主物資援助非民主國」這一毒辣麼的宣傳；又或是否會使友邦懷疑到我們參加民主同盟之忠實性；這都是我們值得考慮的問題。或者有人認爲今後永遠只有法西斯蒂的天下，並不只是一個時代；民主自由將永死不能復生；這種沒有多少事實或歷史依據的估計，只能說是一種思想，這也無所謂悲觀或樂觀。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

被壓迫民族之前途

被壓迫民族是資本帝國主義之產物，被壓迫的勞動者爲他生產商品，被壓迫的落後民族爲他推銷商品和生產原料，這是資本帝國主義的兩個支柱。

被壓迫民族反抗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以至走到戰爭，那是天經地義，無可非難，這樣爲民族自由而戰的大鬥爭，無論爲何人所領導，民族中一切進步份子都應該擁護；因爲不但爲資產階級所領導，即令是封建王公所領導的民族解放鬥爭，也有打擊資本帝國主義的進步意義。

但是這一鬥爭若限制在民族鬥爭的範圍以內，其前途如何呢？

第一：自國內言之，活的實際經驗告訴我們：戰爭對於民族落後性，不但不能減少，而且是增加，政治思想學術思想因此向後轉且不論，單就經濟而言，在持久戰爭中，不可避免的封鎖及通貨膨脹，因爲沒有社會制裁，政治上的組織又薄弱，很容易爲貪官，奸商和地主做成囤積居奇大發其國難財之千載一時的機會，因此陷前方浴血抗戰的將士和後方刻苦力作的平民以飢寒困苦，你若主張用不很和年的手段去掉這種現象，便有人大喊：這是超出了民族鬥爭的範圍，破壞了一致對外的民族陣綫；並且實際也真是超出了民族鬥爭的範圍，然而這種現象不去掉，正是民族解放戰爭的致命傷；而又不

是宣傳勸告或政府一紙禁令所能去掉的，這便怎樣辦？

第二：自國際言之，各派帝國主義相互爭奪殖民地及落後國市場極端尖銳化的今天，甘地認爲一民族不能依賴強國的幫助而得到自由，這是百分之百的真理，可是沒有別的強國幫助，也不能脫離眼前的強國之壓迫；並且有些強國不管你依賴不依賴牠會強來幫助；這也是百分之百的真理。於是尼赫魯沒有出路了，他和甘地或者微有不同，即不主張拒絕美國之幫助，美國勢力如進了印度，我們知道她對於殖民地的態度，不但好過德意日，並且好過英國，菲律賓便是榜樣；然而菲律賓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如果印度人以民族獨立的理由（這理由當然十分正當）排去英國勢力，另換一個新主人日本，那便更糟了，甘地和尼赫魯無論如何強調宣言印度受外人壓迫時代已經過去；然而他們內心也未必認爲他們自己的力量真能够趕走英國，同時又擊退日本和德國；結果不過是照舊屈服在新主人的統治之下，繼續執行不合作運動而已。這又怎樣辦？

所以我認爲在資本帝國主義的現世界，任何較強小的民族，若企圖關起門來，靠自己一個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國主義的侵入，以實現這種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沒有前途的，牠的唯一前途，只是和全世界被壓迫的勞動者，被壓迫的落後民族結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國主義，以分工互助的國際社會主義世界，代替商品買賣的國際資本主義舊世界，民族問題便自然解決了。

對於我這一見解，或者有人提出兩種駁論：一是說，落後民族如何談得上社會主義，又如何能够

和別國的勞動者及別的弱小民族結合在一起？一是說，社會主義是否包含民族解放問題？

提出第一種駁論的人，是被舊的民族觀點蒙住了眼睛，看不出將來國際化的新趨勢，落後民族自己的經濟條件，當然談不上社會主義，即資本主義如何發展也談不上。在今天，落後民族無論要發展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都非依賴先進國家不行，只要不是民族誇大狂的人，便能夠認識這種命運；近百年來，資本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已經打破了各落後民族的萬里長城；此次大戰後，各派帝國主義的統治形式，將由殖民政策，轉化爲更集中的更有機性的國際集團，所謂大西洋憲章，所有太平洋憲章，如此等等，便是這一集團運動之開始。如果有一個領導國際集團的社會主義國家出現於納粹失敗後的德國，先進國和落後國不久便會融成一個社會主義的聯邦；即在資本帝國主義領導的國際集團內，落後國將被吸引着被強迫着和領導國全面合作，即此不平等的合作，也能給集團內的各落後民族和領導國的勞動人民相互結合的機會，這便是帝國主義強盜自己造成推翻自己的被強壓迫者之大結集，沒有任何民族主義的英雄能夠阻止這一國際集團化的新趨勢；而且被壓迫的民族，也只有善於適應這一國際新趨勢，將來才有前途。

提出第二種駁論的人，是被第二國際的理論弄迷惑了，第二國際只企圖在資本統治之下，從事改良運動，所以不會計及被壓迫的民族解放問題，因爲牠是資本帝國主義的支柱之一，真正社會主義運動，是要根本推翻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統制，所以自第一國際以來，「解放被壓迫的勞動人民」和「

解放被壓迫的民族」是這一運動的兩面大旗。社會主義革命一成功，只要不中途變質，他是不能日久和商品貨幣制度及國家制度並立的，到此時還有什甚被壓迫民族存在呢？這不僅是一種理論，而且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實際經驗，十月革命是全俄絕大多數人民集合在共產黨「解放勞動者」「解放農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幟之下成功的；革命勝利後，三樣都一一實現了，並非是俄國共產黨的空頭支票，並且對國外把大俄時代對被壓迫國的不平等條約自動的宣告廢除了。把牠在被壓迫國的特殊權利如租界，領事裁判權等，一一宣告放棄了。所以當時全世界的勞動人民，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都看着莫斯科是全世界被壓迫者的燈塔，是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參謀部。如果有人根據近來蘇聯對於中日戰爭及此次大戰之初對於波蘭及希特勒之政策，而懷疑到社會主義國家對於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的態度；這乃是他自己不明瞭！有班人所詆毀我們所擁護的前期蘇聯，和有班人所吹拍我們所痛惜的後期蘇聯，大大不同，前期蘇聯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場，後期蘇聯是站在俄國民族利益的立場。自蘇俄領導者，因為西歐革命之頓挫，乃中途變節，放棄了以世界革命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國民族利益為中心的政策；各國頭腦清醒的人，乃日漸由懷疑而失望，直到現在，人們對於蘇聯雖然內心還懷着若干希望，而在實際上祇得認為她是世界列強之一而已，若要硬說她是社會主義國家，便未免糟蹋社會主義了！假使俄國仍舊堅苦的守着當年國際社會主義的立場，中日戰爭一開始，她便應該以全力援助中國，這就是說，不應該和英美同樣站在事外援助中國，而應該以領導中國對日抗戰為她自己的責

任，並且應該出兵參加戰爭，拼着蘇聯和中華民族共存亡，這才是國際社會主義者的態度，這才是領導國的態度！如果是這樣，日本便沒有那麼容易佔領上海和南京；至遲在張鼓峯事變發生時她不再和日本妥協，武漢也決不會陷落，中俄一直共同抗戰到今天，日本便無力橫行南洋，蹂躪菲律賓、馬來、爪哇、緬甸、這一大群弱小民族了！當納粹軍隊進攻波蘭時，蘇聯若仍舊站在國際社會主義的立場，便不會和希特勒妥協，便不會把代表民主主義，領導被壓迫被侵略民族向法西斯蒂進攻這一偉大事業，說成爲他在火中取栗，更不會伙同法西斯蒂瓜分波蘭！這時英法比聯軍還未崩潰，希特勒並未曾認爲能够在東西戰場同時得到勝利，孤立的波蘭失敗後，東戰場沒有問題了，希特勒才有力量擊潰英法比聯軍，才有力量征服挪威、荷蘭、丹麥、南斯拉夫、希臘這一大群小國！

單就俄國前後立場不同其結果也不同這一串歷史故事，已足夠說明國際社會主義和被壓迫民族的關係了。

俄國在歐洲，必竟也是一個比較落後的民族，她的全民族政策之後果如何呢？她爲俄國安全計，以向法西斯蒂妥協代替了向法西斯蒂近攻；其結果俄德戰爭不開始於希特勒在歐洲孤立之時，而開始於希特勒擊敗了歐洲各國之後，俄國不但向法西斯蒂妥協的代價之半個波蘭和波蘭的海三小國仍爲希特勒所有，連歐俄的大部分土地人民也都淪陷於法西斯蒂軍隊之手；若沒有英美的援助，莫斯科也未必守到今天。她爲俄國安全計，始終避免和日本開戰，連中國共產黨都因此被人加以「游而不擊」的

罪名；其結果，明天日本仍會協同希特勒夾攻俄國，陷俄國民族於不很安全的地位，那時將不能得到中國有力的聲援，因為她已坐視中國被日本削弱了。所以任何落後民族，若以民族政策自限，必至陷於孤立（民族政策實際上就是孤立政策）而沒有前途，就是蘇俄也不能例外。

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

給Y的信

Y兄：

返校後來示敬悉，××帶給你的江津日報，望寄給我，弟不願送文章在該報登載，而××已快走了。××已赴印度，前函已告兄，諒已收到了。茲送上一文（編者按：即「被壓迫民族之前途」）可以說是前三文（編者按：即「我的根本意見，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再論世界大勢」）的結論，更是畫龍點睛了。給二位老寡婦看後，可與×××一看，願抄與否，由她們自便。需否抄一份給×××諸君看看，由兄決之。倘需抄一份給他們看，他們看後。可寄給×××。抄寄他人，可以不必，因請人抄寫不易，寄去他們亦不會瞭解和同意，第三文（再論世界大勢）弟處已無抄稿，望將原稿擲下。

此祝 健康

弟獨秀啓 五月十三日（一九四二年）

編者按：

陳獨秀是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死的，這些論文和書信上面的意見，誠如他自己所說：「只我一個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一給陳其昌等的信）而「任何人亦不會瞭解和同意」（十給Y的信）的。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八日